

河海大学“211工程”三期资助研究生系列教材

中国 新闻话语的变迁

沈晓静 陈文育 胡兴波 / 编著



河海大学出版社
HOHAI UNIVERSITY PRESS

河海大学“211工程”三期资助研究生系列教材

中国 新闻话语的变迁

沈晓静 陈文育 胡兴波 / 编著



河海大学出版社
HOHAI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闻话语的变迁 / 沈晓静, 陈文育, 胡兴波编
著. —南京: 河海大学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5630-2973-0

I. ①中… II. ①沈…②陈…③胡… III. ①新
闻语言—研究—中国 IV. ①G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0640 号

书 名 中国新闻话语的变迁
书 号 ISBN 978-7-5630-2973-0/G · 924
责任编辑 陈玉国 杨 曦
封面设计 黄 煜
出版发行 河海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西康路 1 号(邮编: 210098)
电 话 (025)83737852(总编室)
(025)83722833(营销部)
排 版 南京理工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1.25
千 字 5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话语分析	1
第一节 话语	1
一、话语的来源	1
二、话语概念产生的语言学路径	1
三、话语概念产生的哲学路径	4
四、话语概念的弥散和整合	7
五、话语要素和分类	9
六、话语在中国	10
第二节 话语分析	12
一、话语分析概念的产生	12
二、话语分析的历史脉络	13
三、话语分析的学派	17
四、话语分析的方法	23
五、话语分析的新视角	25
六、话语分析在中国	27
第二章 新闻话语分析	31
第一节 新闻话语分析概述	31
一、新闻话语分析的特征	31
二、研究现状	32
三、新闻话语分析的对象	32
四、新闻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	35
五、梵·迪克的新闻传播话语分析	36
六、费尔克拉夫与新闻话语分析	38
第二节 新闻话语分析在中国	40
一、中国新闻话语分析的起步	40
二、国内新闻话语分析的发展	41

第三章 中国新闻话语的历史分层	44
第一节 新闻话语的大转型(1978—1982)	44
一、新闻话语转型的历史背景	44
二、新闻观更新及拨乱反正	48
三、新闻话语转型的变迁轨迹	49
第二节 新闻话语的多元化(1983—1991)	54
一、多元新闻话语产生的背景	54
二、多元新闻话语的历史特征	56
三、多元新闻话语的形式变迁	58
第三节 新闻话语的大众化(1992—1998)	60
一、大众化新闻话语产生的历史背景	61
二、大众化新闻话语的特征	63
三、大众化新闻话语的形式变迁	64
第四节 网络化时期的新闻话语(1999—)	67
一、新闻话语的传播模式变化出新	67
二、话语形式突破传统兼容并蓄	68
三、新闻话语注重新闻价值	70
第四章 转型时期的新闻话语	72
第一节 大转型时期新闻话语的特点	72
一、新闻话语的建构及特点	72
二、新闻话语的符号构成及特点	85
三、新闻话语的修辞风格	91
四、新闻话语的叙事特征	101
第二节 转型时期新闻话语的信息及涵义	106
一、信息源	107
二、新闻话语的主题特征	111
三、新闻话语中的国家形象	113
四、新闻话语中的社会热点	115
第五章 多元化时期的新闻话语	120
第一节 多元化时期新闻话语的特点	120
一、新闻话语的建构及特点	120
二、新闻话语的符号构成及特点	130
三、新闻话语的修辞风格	132

四、新闻话语的叙事特征	137
第二节 新闻话语的载体	147
一、报纸	147
二、广播	151
三、电视	152
第三节 多元化时期新闻话语的信息及涵义	156
一、新闻话语的信息源	156
二、新闻话语的主题特征	158
三、新闻话语中的国家形象	160
四、新闻话语中的社会热点	165
五、新闻话语中的传统文化	167
第四节 新闻话语的功能和价值	171
一、新闻话语的功能凸显及表现	172
二、多元化时期新闻的价值建构	175
三、多元化时期新闻的价值实现	180
第六章 大众化时期的新闻话语	183
第一节 大众化时期新闻话语的特点	183
一、新闻话语的建构及特点	183
二、新闻话语的符号构成及特点	191
三、新闻话语的修辞风格	193
四、新闻话语的叙事特征	195
第二节 新闻话语的载体	202
一、报纸	203
二、广播电视	209
三、网络媒体兴起	214
第三节 大众化时期新闻话语的信息及涵义	220
一、新闻话语的信息源	220
二、新闻话语的主题特征	223
三、新闻话语中的国家形象	225
四、新闻话语中的社会热点	229
五、新闻话语中的传统文化	233
第四节 大众化时期新闻话语的功能和价值	237
一、大众化时期新闻话语的功能构成及表现	237
二、新闻话语的功能突显及表现	242

三、大众化时期新闻的价值建构	246
四、大众化时期新闻的价值实现	247
第七章 网络化时期的新闻话语	250
第一节 网络新闻话语的特点	251
一、网络新闻话语的建构	251
二、网络新闻话语的符号	260
三、网络新闻话语的叙事	266
四、网络新闻话语的修辞	274
第二节 网络新闻话语的信息及涵义	285
一、信息源	285
二、主题	289
三、新闻热点	296
第三节 网络新闻话语的价值	300
一、网络新闻话语的形态价值	300
二、网络新闻话语的内容价值	304
三、网络新闻话语的媒体价值	308
四、网络新闻话语的现实价值	311
第四节 媒介融合时代的网络新闻话语	315
一、媒介大融合	315
二、微博与微博新闻话语	319
参考文献	326
后 记	331

第一章 话语分析

第一节 话 语

一、话语的来源

“话语”，译自英语的“Discourse”，源于拉丁语“disersus”，后者又来自动词形式“diserrere”，“dis-”意为“away”（离开），而“errere”意为“torun”（跑），因此“话语”最开始具有“到处跑动”的意思。在现代英语和法语中，“话语”有“言谈”、“言说”的含义，已与其本义相距甚远，但仍有一个基本性的因素保留下来，这就是“不受强制规则的约束”，即不是僵硬的规则，而是自由地展开。但“话语”这个概念却正是由于这种“自由”而使得其本身就包含着含混不清的因素。因此，在不同的语言体系中，“话语”的内涵各不相同。在同一语言体系的不同学科中，内涵也不同，甚至在同一语言体系同一学科中不同的使用者那里，其内涵也有很大的差异。“话语”没有确切的学术定义，其意义往往要根据使用者实际的语境来确定。正如诺曼·费尔克拉夫所说：“话语是一个棘手的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存在着如此之多的相互冲突和重叠的定义，它们来自各种理论的和学科的立场，有时甚至相互矛盾和冲突。”^①

二、话语概念产生的语言学路径

话语概念产生的路径之一是结构主义，结构主义的始祖是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索绪尔在1906—1911年间于日内瓦讲学中阐释了语言符号的基本性质和存在，并分别从符号的所指和能指两方面论证了符号价值的确定。符号单位的确定在过去不是一个问题。历来词作为语言基本单位是一个初始的概念，词的同—只是声音和意义两方面同—的综合。不过，索绪尔指出了问题的复杂性，扭转了关于符号（the sign）的概念。他揭示出人们通常视而不见的事实，即人们心理中的一个词在具体使用中具有千差万别的声音和意义，所以词的同—不是简单的声音和意义的同—，不能凭实质（substance）确定单位的价值和同—。事实上，单位实体是一个形式实体，它的价值是由它在语言系统中与其他实体的关系决定的，

^① 诺曼·费尔克拉夫. 话语与社会变迁[M]. 殷晓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2-3.

而单位的同一实际上是这种价值的同一。由此,索绪尔提出了其语言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理论。索绪尔指出,概念没有什么初始的东西,它不过是由它与其他类似的价值关系决定的价值,没有这些价值,意义就不会存在。例如,英语中的 sheep 和法语中的 mouton 都有“羊”的意思,但二者价值并不同。在法语中 mouton 还可以指烧好的羊肉,而英语中的 sheep 却没有这个意思。这是因为英语中还有 mutton 一词,专指羊肉。所以概念价值的确定必须立足于单位存在的语言系统。另一方面,语言的能指实质上不是声音的,不是由它的物质,而是由它的音响形象和其他音响形象的差别构成的。

这样,一系列的概念差别和音响形象差别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积极的语言符号实体,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并与其他符号相对立而存在。

价值理论揭示出,语言实体完全是形式而不是实质(substance),是具体言语中思想和声音的媒介。正因为这一形式系统的存在,在言语活动中具体的语音才能传递出具体的意义信息。

根据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结构语言学围绕着两条基本原则而被组织起来。第一,在语言中,没有各种实定的(positive)词,只有各种差异。要理解“父亲”一词的意义,我必须理解“母亲”、“儿子”等词的意义。这一关于语言的各种认同(identities)的纯粹关系性的、差异性的特征意味着,语言构成了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没有元素可以独立于其他元素而被定义。第二,语言是形式而非实体。换言之,系统的每个元素通过关于它和其他元素的各种组合与各种替代的诸种规则,而被排他性地定义。用索绪尔的类比来表示:如果我用一些大理石、或者甚至是纸张,来代替棋盘上的那些木制棋子,我仍能下棋,只要规定棋子移动的诸种规则保持不变。在这个由各种纯粹形式的规则所支配的、完全差异性的世界中,存在着一个严格的对应性(isomorphism):构成一个词的每一组声音,和一个且只和一个概念相对应。能指的秩序与所指的秩序,彼此严格地重叠。

然而,索绪尔主义的符号理论存在着诸种严格的限制,并且最终并不协调一致,对于发展关于话语的语言学理论来说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哥本哈根的语符学学派(glossematic school),索绪尔主义的这些内部不一致才得到了妥当处理。其结果是使结构语言学明显地在一个不断增长中的形式主义的方向上前进。而这个朝向形式主义迈进的趋势的诸种结果,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语言的(the linguistic)与非语言的(the non-linguistic)之间的诸种实质性差异必须被抛弃,各种“语言游戏”同时包含了语言与各种行动,语言交织在各种行动中,而“话语”并不是指一系列特定的对象,而是指一个观点——从这一观点出发,重新描述社会生活的总体是可能的,话语分析的任务乃是揭示这些在社会生活中控制意义生产的基本规律。形式主义的相关研究对于话语的理论产生意义深远。

1952年,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结构语言学派的分支)的代表人物哈里斯(Zellig

Harris)的一篇论文“Discourse Analysis”(话语分析),刊登在 Language 杂志上。哈里斯认为“话语”是“超句子结构”,话语结构分析要考虑结合不同个体、不同风格、不同文本类型等非语言因素。此后,不仅“话语”作为正式术语出现在语言学领域,而且,一批研究者相继步入 Discourse Analysis(话语分析)这个领域,进行探索性的研究。

语言学视角下的话语研究,有许多分支,各分支又有不同的学术背景,采用不同的观察角度,提出不同的概念,解答不同的问题。它们的目的,有的是描写或解释其中的语言结构(如词、句、叙事体、论辩形式、修辞格)、语言意义(如信息、内涵、隐喻、社会功能、后果)、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有的是探索人类交际的社会原则和规则(如合作原则、问答规则);有的是挖掘表达意义的话语手段和策略(如正面表现自我、反面表现他人);有的揭示可能通常会被忽视的或者不容易看到的话语形式和意义(如把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下的话语解释给西方人);有的是揭露社会文化的矛盾并寻求和谐共处(如社会的不平等、文化间的沟通)等等。上述不同的话语研究形式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原则,那就是,它们都不同于传统的抽象语言学,而是把语言和语境(或者说“实际生活”和“实际生活中的语言”——这即是“话语”)结合起来考虑。语言学视角下的话语研究分支和与之有根本联系的学科(分支)包括:篇章语言学、会话分析、语用学、社会语言学、批判话语分析、叙事学、论辩学、解释话语研究、职业话语分析、民俗交际学、个体交际研究、传媒交际学等。

话语的研究领域如此宽泛,话语的概念就变得游移,以致于难以下一个准确的定义。Jaworski 和 Coupland(1999)在其编著的《话语读本》中对收录的众多有关话语分析的经典论文进行总结后,最终列出了“话语”的 10 种定义。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三大类:①话语是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②话语是使用中的语言;③话语是包括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的社会实践。不过更多的语言学者将话语看作是“大于句子的单位”,据此,我们将话语笼统地概括为:话语是指大于句子单位的、与语境相联的语言与社会及文化混合现象。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国内外学者对话语(discourse)和语篇(text)这两个术语的内涵和外延没有一致的观点,使用这些术语时有人做了界定,有些则不做区分、互换使用。

一般说来,英美国家的学者倾向于用 discourse,而欧洲大陆的学者喜欢用 text 一词。一些学者认为,“话语”、“语篇”只是地域上的使用区别,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区分,因此,也就无所谓“话语分析”还是“语篇分析”,或者是“话语语言学”还是“语篇语言学”了,如胡壮麟(1994)。但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的意见,在(应用)语言学界,有人把 text 看作是“成品”,把 discourse 看作是“过程”。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韩礼德(Halliday)就是持此观点的重要代表。国内不少语言学学者如黄国文、杨信彰、熊沐清等也认为这种区分是比较科学的。

三、话语概念产生的哲学路径

话语概念的另一阐释源自于哲学研究领域,由法国哲学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创造性提出。他在其著作《知识考古学》中使用“话语”这一术语并赋予“话语”以特殊的思想内涵,从而使“话语”成为20世纪哲学和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概念,并深深地影响了哲学和思想史的研究方式。

尽管“话语”是《知识考古学》的中心内容,并被学者认为是福柯哲学方法中的核心概念和打开福柯哲学大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钥匙,但究竟什么是“话语”,福柯本人从未从正面对此进行过任何明确的界定,用福柯自己的话说,是对这些“术语粗野地使用”。或者说,福柯给出的“话语”是一个异常含混的概念。

但是福柯明确表示,他的“话语”不是语言学的概念:“我很清楚地知道这些定义大部分都不符合日常习惯;语言学家们习惯赋予话语以完全不同的意义。”^①福柯认为虽然话语外在表现为语言形式,但它并不是纯粹的语言问题,而是思想以及相应的历史以一种语言方式的表达^②。

福柯的话语内涵有几点是得到公认的,其一,话语是由指称事物的符号组成的,包括词和句子,还包括统计数据;其二,话语是“人们所能听到的、在它们的文本的形式中读到的”东西,即包括言说的或书写的两种形态。“在每一个社会中,话语的生产要受到一些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及再分配”(Foucault 1984)。福柯认为,话语同权力和知识交织在一起。话语不仅关涉能说什么和想说什么,它还关涉谁有权力说,什么时候说和以什么样的权威说。话语体现意义和社会关系,它们构成主观性和权利关系。“（话语）是与知识中固有的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主观性形式(forms of subjectivity)和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一道构成知识的方式。话语不仅仅是思维和意义产生的方式。话语构建其试图控制的主体身体、无意识和有意识的思维以及情感生活”(Weedon 1987)。

福柯将“话语”视作知识形成和发展的本质力量,而非仅仅是知识的载体或表述工具。他希望通过研究话语之间的关系,揭示人类知识是如何产生和演进的。福柯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话语间性的图景,话语之间的联系和关系在他的考古学中占据了首要地位,而话语主体的身份和话语出现的条件被纳入了话语间性。这是一种全新的视角,很有点话语本体论的意味。它摈弃了哲学界在知识问题上关于对象客体、认识主体以及主客体纠缠不清的问题,把知识看作是各种话语协同、对抗、否定的产物。福柯的话语理论中令人醒目的是把话语作为本体来研究,不再去追究与知识有关的对象客体的“存在”,也不再去追究认识主体的“思维”,而从话

① 福柯. 知识考古学[M]. 谢强, 马月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136.

② 高玉. 论“话语”及其“话语研究”的学术范式意义[J]. 学海, 2006(4).

语之间的种种关系中确定话语的价值,在话语的互动中发现话语的变化发展。

按照福柯的意思,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我们的身份就是通过话语制造的知识产生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控制话语的团体或阶层就被赋予了莫大的社会权力。福柯认为,知识(尤其是人文知识,如真理、道德等)是通过话语产生的。每个时代的人都无意识地受到这个时代主导话语元素的影响。

福柯的话语理论,大致可以分为话语和权力、话语和真理、话语和知识分子以及话语和主体之间的关系四部分。

事实上,关于“话语”的内涵,福柯 1966 年出版的名著《词与物》中就已经阐述,只是福柯在其中不是使用“话语”,而是使用“知识型”(又译作“认识型”)来指称。“知识型”是“词”与“物”借以被组织起来并能决定“词”如何存在和“物”为何物的知识空间,是一种先天必然的无意识的思想范型。或者说,是“词”与“物”借以被组织起来的那个知识空间,它决定着“词”如何存在,“物”为何物,是特殊知识和科学的存在条件的一个关系维度。也就是说,“知识型”是某一时期不同学科共同的言说方式,它使词组织起来并规定词的意义。这和福柯后来所使用的“话语”在内涵上非常接近。福柯所说的西方“文艺复兴”、“古典”和“现代”三种知识型,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三种话语方式^①。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福柯在《词与物》中也使用了“话语”这一概念,但此“话语”非彼“话语”,它指的是起着表象作用的古典语言。自福柯的“话语”观出现后,“话语”成为哲学领域的一个核心概念。

可以说,今天在社会学领域、语言学领域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正蓬勃兴起的“话语”研究以及“话语分析”的研究,尤其是批评性话语研究,莫不受福柯的“话语”观的一定影响。

尽管福柯力图撇开他的“话语”概念与语言学的关系,强调“话语”的哲学性和思想性,但这并不是说话语的观念与哲学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相反,西方哲学中的语言问题是一个源自古希腊的古老问题。在希腊语中,“逻各斯”(logos)一词除了理性等义外,还有“说话”的意思。大致来讲,语言问题可分为语言的来源、结构和运用三个层面的问题。从柏拉图开始,语言的功能逐渐与“行动”脱离,而主要与“认识”联系在一起了,语言成为认识的工具。在柏拉图那里,一方面,语言就是“命名”,组成语言的“名字”的“本分”是表达本质;另一方面,由于名字是对于事物本质的表达,因此语言作为名字的联结就负载和表达了知识。在康德那里,只有先天综合判断表达的知识才能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才是所谓“纯粹的知识”,“理性的一切理论的学问都包含有先天综合判断并以之为原理”^②。康德实际上论证了语言表达在认识中所起作用的合法性。

① 高玉. 论“话语”及其“话语研究”的学术范式意义[J]. 学海, 2006(4).

②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 蓝公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38.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经历了一个重要转折,从认识论哲学转向语言哲学。语言成为哲学研究的核心,语言哲学成为第一哲学。“语言哲学”的内涵是丰富的,而“话语研究”则是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在语言学转向过程中,最为彻底的消解哲学问题的哲学家是维特根斯坦,或者说维特根斯坦开创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他在著作《哲学研究》中指出,语言的功能不是为了“认识”,而是为了行动。他将语言和行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也将把由语言和行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①。维特根斯坦认识到,语言是各种各样,功能各异,或大或小,或低级或高级彼此间仅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语言游戏组成的异质类聚物。语言之所以具有诸多功能完全是因为我们在语言实践和生活实践中对它做了如此这般的使用。维特根斯坦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动态语言观或者行为主义语言观,引出了语言与行为及语境关系的话题。

维特根斯坦把语言与人的需要和人的愿望联系在一起,为语言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促使更多学者开始话语问题的哲学反思。语言哲学家奥斯汀首先提出“言语行为”理论,将语言视为人类行为的一部分。他的学生塞尔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塞尔赞同奥斯汀的观点,将一切使用中的语言都视为“言语行为”。他的言语行为理论认为人们在以言行事,说出某句话便是做出某件事,说任何一句话时,人们同时要完成3种行为:以言表意行为(the locutionary act)、以言施事行为(the illocutionary act)、以言取效行为(the perlocutionary act)。以言表意行为表达的是字面意思;以言施事行为表达的是说话人的意图,也称言外之力;以言取效行为指行为意图一旦被受话人所领会而对其产生的影响或效果,“言语行为理论”分析的对象应是“以言行事的行为”。“言语行为理论”尽管没有明确使用话语概念,但他们将语言视为社会行为,实际上开了话语分析的先河。

哈贝马斯在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他从注重主体与客体关系、崇尚主体性的“意识哲学”转向了注重语言与世界关系、崇尚主体间性的“语言哲学”。交往行为理论当然不是以话语作为研究对象,它以言语行为理论为框架,对话语分析方法具有重要意义。哈贝马斯区分了3种语言功能:记述功能、表现功能和调节功能。这3种功能分别对应于客观世界、意识世界和社会世界。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是第3种功能,以言语行为理论作为出发点,考察言语行为的以言行事力量和协调人际关系的功能^②。在哈贝马斯看来,从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到奥斯汀、塞尔等人发展的言语行为理论,都是在非交往层面上把命题的运用作为范例,“忽略了言语者与听众之间的人际关系”^③,哈贝马斯将语言的记述功

①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李步楼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7.

② 哈贝马斯. 交往与社会进化[M]. 张博树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33-34.

③ 哈贝马斯. 交往与社会进化[M]. 张博树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283.

能、表现功能和调节功能纳入研究范围,“并且从一开始就把对语言意义的分析与交往参与者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沟通的观念联系起来”^①。

哈贝马斯把交往行为看成是通过语言交流使人与人达到相互理解的言语行为,生活世界就是人们以日常语言为媒体进行交往的生活方式,言语是交往主体进行交往的基础条件。也就是说交往行为是一种主体间通过符号进行协调的互动,它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协商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它是交际者双方构成互为主体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运用语言进行交往的行为。

现代哲学对语言问题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语言的使用问题密切相联的,在这个意义上,人们通常所说的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话语转向”。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突出地体现出哲学家对于语言使用问题的思考,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话语分析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而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哲学家也都使用过“话语”(Rede)概念。当代许多德、法哲学家,如利科、德里达等都从不同侧面对话语问题展开了讨论。

事实上,语言学与哲学关系密切,相伴相生。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先生明确指出:“语言学和哲学是最亲密的朋友,二者最应相互观照、相互渗透。”哲学研究往往以语言学研究为参照,同时为语言学研究提供方法论的指导。

语言学起源的“话语”与哲学起源的“话语”在概念上有分野,也有相通。其相同之处有:①话语是语言使用的产物,是由词语符号构成的;②话语包括了口头的和书写的两种言说形态。其差异是:①语言学中的“话语”专指一种语言分析单位,即在结构和意义上有着关联性的“超句”组合,而哲学领域中的话语不一定是大于句子的组合,可以是词语、句子,也可能是句子的组合,甚至是某一领域不同文本的组合;②语言学中的话语是静态的话语事实,与结构规则联系在一起,而哲学中的话语则与动态的话语“事件”、与知识的形成条件等因素联系在一起,使得话语概念具有“言说”行为的含义。

四、话语概念的弥散和整合

“话语”概念在20世纪中逐渐从语言学和哲学领域扩展到其他许多领域之中,如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学批评等等。这些领域中的话语概念往往借用了语言学中话语的“语言的运用”的含义,但是采用哲学话语的研究视角。使话语具有了社会的、历史的维度,如舍策尔(sherzer)就在文化人类学的背景中将话语视作语言、文化与社会关系的联结,文化本身就是话语。而在社会学领域,尤其是经验社会学中,话语常被认为是社会交往过程中的对话。话语心理学者如波特(Jonathan Potte)、韦斯雷尔(Margaret wetherell)认为心理是社会的建构,是一种言说的社会

①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 张博树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380.

实践,他们的研究只勾勒这一言说实践的过程及后果,而不关注内在的心理结构和心理过程。在话语心理学研究中,话语一般是指文本、语篇。这是侧重于话语主体的心理学话语观。

在文学理论话语研究方面,巴赫金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的话语理论被广泛地引用,巴赫金提出一种“对话主义”的话语理论。他的“话语”概念不是指文本话语,而是具有交流功能的语言。他将“话语”区分为“日常话语”和“艺术话语”。这两种话语所使用的语言与手法都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功能:日常话语的功能是生活中的交流,而艺术话语的功能则是作品的作者与观赏者之间的交流。二者是不能割裂的,它们处于共同的社会生活之中,相互影响、彼此交换。“话语”当然无法离开词句,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与“情境”是不可分割的。巴赫金以下这段话基本上概括了他的“话语”内涵:“我们所清楚的话语的所有特点——就是它的纯符号性、意识形态的普遍适应性、生活交际的参与性、成为内部话语的功能性,以及最终作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行为的伴随现象的必然现存性——所有这一切使得话语成为意识形态科学的基本研究客体”^①。巴赫金“话语”最基本的内涵就是强调“话语”的思想实践性,这与福柯“话语”的核心内涵是一致的。

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是英国当代语言学家。其话语研究成果有《批判的语言意识》、《话语与社会变迁》、《媒介话语》、《批判的话语分析》、《语言与权力》、《后现代的话语——反思批判的话语分析》、《分析话语:社会研究的文本分析》等等。他的话语理论除了语言学来源以外,还有“社会理论”的来源。因此,费尔克拉夫话语理论最大的特点就是把福柯开创的哲学的话语和语言学的话语整合起来。他说:“我试图将语言分析和社会理论结合在一起,这个努力的中心是把两方面的内容连接起来,一方面是这一更加带有社会—理论意义的话语,另一方面是处于以语言学为方向的话语分析中的、具有文本和相互作用意义的话语。这种有关话语和话语分析的思想具有3个向度,即任何话语事件(即任何话语的实例)都被同时看作是一个文本,一个话语实践的实例,以及一个社会实践的实例。‘文本’向度‘关注文本的语言分析’;‘话语实践’向度‘说明了文本生产的过程和解释过程的性质’;‘社会实践’向度‘倾向于关注社会分析方面的问题,诸如话语事件的机构和组织环境,话语事件如何构成话语实践的本质,如何构成话语的建设性或建构性效果’”^②。费尔克拉夫认为,“话语既是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一个行为形式”,“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也就是说,话语具有一般的语言的特点,但更具有实践性,具有意识形态性,具有

① 巴赫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C]//巴赫金全集第2卷.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57.

② 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4.

“自我”和“社会现实”的建构性^①。

话语研究家梵·迪克(van Dijk)在谈到“话语”概念时,把“话语”看成是交际事件和言语成品(verbal products)。他把“话语”分为广义的和狭义两种定义:广义的“话语”指的是某个交际事件,包括交际行为的参与者(指说写者、听读者)或者特定的场景(时间、地点、环境)。交际事件可能是口语,也可能是书面语,可能是言语的,也可能是非言语的形式(如手势、脸部表情等)。狭义的“话语”指的是“谈话”(talk)或“语篇”(text),是完成了的或正在进行的交际事件的“产品”。他认为,话语研究既要关注话语文本构成,也要关注话语的生产流通过程,更要将话语文本构成的细部解剖及话语生产流通过程置入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考察,探究话语的社会建构及权势作用。也就是说,话语应被完整地视为一个话语活动流程,它是话语主体通过话语文本在多层次语境,如序列语境、情景语境、社会语境中彼此进行的意义交换与协商乃至控制,从而体现出一系列社会互动的过程。梵·迪克的话语研究综合了语言学和哲学的研究视角,是着眼于话语活动整体的综合话语观。

五、话语要素和分类

我们认为,一个完整的话语活动流程必然包含四大因素:话语主体、话语文本、话语沟通、话语语境。

话语主体包括“话语实施者”和“话语接收者”。需要注意的是,在话语流动的过程中,“话语实施者”和“话语接收者”的身份是非固定的。“话语实施者”在“话语接收者”反馈过程中充当的是“话语接收者”的角色。同样地,在反馈过程中,“话语接收者”从被动变为主动,成为“话语实施者”。

话语中的文本,是“话语实施者”和“话语接收者”生产的话语活动媒介,供阅读或聆听以便达到沟通目的。文本一词源于符号学与语言学学派,隐含这样的定义——意义生成与交换的核心,因此,一个文本便由一个运行于许多层面的符码网络所组成,从而能根据读者的社会——文化经验产生不同的意义。在传播学中,文本有时也表述为讯息,并且常常交替使用,但其实两者是不同的,讯息总是被那些属于传播过程学派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与工程师所使用,并且界定简单而宽泛——“被传输的东西”,所以,一般来说,文本具有自身的物质形态并由表述性符码所组成,而讯息有时并不产生文本,如一个手势或面部表情等。

话语沟通,指“话语实施者”与“话语接收者”之间通过文本解读彼此进行的意义交换与协商乃至控制,从而体现出一系列社会互动。这里的关键在于沟通双方以及文本之间的传播与交换。但不止于此,还有诸多被沟通双方带入这种情景的组织或个人以及与此相关的制度、规范、角色、权力、社会化等诸多因素。因此,沟

^① 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59-60.

通应该定位在宏大社会语境中,沟通的核心在信息的传输和意义的交换乃至控制,但不仅如此,应该更广泛地看作人类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

话语语境包括文内语境和文外语境。文内语境也称上下文或序列语境,指“话语实施者”和“话语接收者”的话语行为所发生于其中的特定语言关联域,这是表层语境;文外语境包括情景语境和社会语境,情景语境指与说话人和受话人的话语行为直接相联的那些物质环境或言语场景,如“话语实施者”与“话语接收者”的社会关系类型、使用媒介的性质、言语所依行为之种类以及讨论之种类以及讨论之话题等,任何社会或社会形式(formation)都势必以若干共同的、反复而突出的情景语境为特色,这些语境的总和,就构成社会的文化语境,因此情景语境是语言秩序与社会秩序之间一个至关重要的中介性概念,所以这是中层语境;社会语境则指由场域和社会文化背景构成的意识形态语境,是话语活动得以进行的带有支配性力量的社会或文化背景,这是深层语境。

我们可以根据话语研究的目的或侧重点的不同,将话语区分成三大类:①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区分“社群话语、私人话语、公众话语、个人交际话语、群体交际话语”。社群话语往往是为了便于研究不同社会关系之中及其之间的话语情况。②从社会行业范畴的角度区分,行业话语:政治、经济、外交、教育、新闻、媒体、大众文化、法律等行业话语。行业话语一般是为了探索社会行业中的话语运作规律或对行业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审视和评价。③从具体事件、具体话题或具体社会文化问题出发区分“问题话语”。当前中国政治生活中关于和谐社会的言说,城市市民对农民工所表达的看法,美国政府通过各种媒体提出的反恐言辞,第三世界表达的反霸权、求发展的主张和心声等等,都属于第三类话语关注的对象。在所有这些分类方法中都有一个公共的预设,即不同的话语之间存在着语境、语言符号及其使用上的差异。当然,我们应该指出,这三类话语其实有着相互关联甚至重叠的方面。外交官、大学教师的行业话语可能同时带有特种社会阶层的特征;政治领域的话语可能直接体现在对某些社会问题的讨论之中。

六、话语在中国

在中国,汉语“话语”虽然来源于英语“discourse”以及相类似的德语、法语、俄语词语,但“discourse”等在转换成“话语”的过程中,由于受汉语语境的影响,明显中国化了。更重要的是,任何词语都会发生意义衍变,“discourse”在西方的意义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处在发展变化之中,在汉语语境中,“话语”的意义发生衍变,这可以说是“discourse”意义衍变的延续。最简单地,“话语”是一种言说,它是通过一定的术语、概念和范畴来言说,所以,术语、概念和范畴是最重要的“话语成分”。思想、意义和价值与言说有关从而与话语有关,所以,话语是文化和思想的具体方式和形态。“‘话语’的内涵和使用也是各种各样的。有的是很‘专业’地使用,其内